

堵住短信退订玩套路的漏洞

读者
来论

一天不堵住规则漏洞,监管不长牙齿,不能给商家一点颜色看看,仅凭舆论呼吁不解决根本问题。由此而言,面对垃圾短信退订的“坑”,监管部门该出手了,否则,不仅没有顺应舆论呼声,而且还是失职渎职。

“退订回T”,看到推销短信后,成都市民阿琳(化名)回复了一个“T”,希望不再收到这样的短信。然而,连续回复多个T后,垃圾短信不仅没有被“退订”,发送的频率反而更高了。回复“T”到底能否取消推销短信的接收?成都商报记者以商家名义暗访短信代发平台,得到的答复是:退订回“T”,只是一个形式;就算用户回几百遍“T”,也没用。”(4月15日《成都商报》)

短信退订成了互联网世界的“牛皮癣”,最直接的原因是商家不诚信。说好的“回T”就可以退订,而实际上反而通过大数据把此类用户归为“活跃”对象,成为商家实施短信轰炸的对象,这是商家以不诚信行为消费用户的诚实,商家食言而肥,用户则饱受短信骚扰,情绪受到影响,属于典型的损人利己行为。因此,要清除互联网世界的“牛皮癣”,首先需要商家回到诚信经营的

商道上来,否则,短信“牛皮癣”不会自动消失。

垃圾短信成了“牛皮癣”,用户难以退订,关键在设计程序有缺陷,没有实现“回复T”则停止推送的目的,反而像触发了“机关”一样,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修改设计程序,真正做到“回复T”就停止推送,用户不会受到类似的骚扰。那么,谁来修改短信推送程序呢?毫无疑问,谁受益谁负责,其中包括短信广告主、短信平

台、电信运营商等,凡受益者一个都不能轻易推卸责任,唯有让受益者集体担责,否则,谁没有尽到责任谁就受罚,才能彻底堵住程序漏洞。

短信难退订成了“牛皮癣”,根源在于法律法规缺失,没有刚性制度约束。短信广告主、短信平台、电信运营商等是无利不起早,当约束垃圾短信的规则缺失,资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钻空子,从中获得额外的利益。而当软件开

发商定制一款流氓程序就可以更疯狂地向用户推送垃圾短信,并从中获利而毫发无损,这种“经验”就会被普遍应用。所以,一天不堵住规则漏洞,监管不长牙齿,不能给商家一点颜色看看,仅凭舆论呼吁不解决根本问题。由此而言,面对垃圾短信退订的“坑”,监管部门该出手了,否则,不仅没有顺应舆论呼声,而且还是失职渎职。

犁一平

■多棱镜

补课班“躲猫猫” 戳中治理的哪根软肋

长春市名校周边的一些小区如今成了地下补课的大本营。在邻近一重点中学的小区内,大大小小的牌子上写满了托管、补课、小升初辅导的字样,补课的门类也涵盖各个科目。部分补课班还有伪装,在长春市一所中学正对面的街上,一家普通的书店,每天晚上5点以后,都有学生鱼贯进入。(《半月谈》4月15日)

教育部等四部门近期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但这个被称为“最严禁补令”颁布后,部分校外补课班转入地下,办到民宅中,违规补课变得更加隐蔽。据记者实地暗访,不仅在中学对面书店背后由简陋的补习班在“潜隐”,而且补习班外甚至有家长在讨论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由书店店主首付款等方式缴费,为办班首付款行为“打掩护”,这种现象实在让人诧异!

实施“最严禁补令”,这一善举不仅面临现实中培训辅导机构“躲猫猫”的应对,更出现了家长即便花钱也为辅导班掩盖鄙陋的“助纣为虐”,这种畸形确实让人迷惑不解。也更让承担治理责任的职能部门尴尬不已。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也不难发现导致这种畸形的幕后原因。

这也恰恰戳中了这次专项治理的“软肋”——仅仅停留在职能部门“治”而忽视对源头预防综合施治的缺漏和不足。校外辅导班长盛不衰、鱼龙混杂但也市场繁荣的实际告诉我们,对校外辅导机构的治理在工作上可以“专项”,但治理上“绝非专为”,校外辅导市场的混乱无序、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结痂成型,离不开社会教育观念尤其是家长教育观念鄙陋之“功”。很明显,要想取得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辅导机构的治理成效,实现从根本上减轻过重课业负担并端正师德师风的效果,这场“专项治理”没有局外人,不仅仅是职能部门的事,更是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课题”。

许朝军



■画说新语 乱用远光灯

夜晚行车,总有人为了自己开车方便,随意打开远光灯。为了有效解决乱用远光灯这一违法行为,4月12日,太原市交警支队在省城府西街新建路口安装测试“乱用远光灯采集系统”。一旦投入使用,对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的,交警部门将依法给予记1分、罚款100元的处罚。(《山西晚报》)乱用远光灯不仅对路上的司机造成影响,还同样累及路人。对乱用远光灯者记分罚款,希望这一举措早日在各地推广。

伍齐/文 罗琪/图

■名人坊

竖梅花桩防人留宿 少情怀缺担当

近日,有市民经过柳州市滨江西路9号楼时,对这里竖立的密密麻麻的“梅花桩”深感疑惑。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在此设立这一“梅花桩”,是为了防止流浪人员在此聚集扎根。(4月15日中青网)

50米长廊,林立的“梅花桩”,乍一看煞是壮观,给人以特别的感觉。然而,当人们弄清原委、明了设置初衷,便觉得既刺眼更扎心,使出这招对付流浪者,未免太过冷漠无情。

出于城市市容和形象的考量,类似做法此前也有曝光过,个别城市在天桥、立交桥底下浇筑水泥立锥,借此赶走栖身于此的流浪人员,曾经引发公共舆论的质疑和批评,认为这样做显得冷血、不人道,缺失起码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包容姿态。“梅花桩”尽管看上去比水泥立锥光鲜得多,却更加凸显出城市管理者的“冷思维”。

街头流浪者是多种因素催生的特殊群

体,如果不是事出有因谁愿意流落街头?力所能及地给予其救济、帮助和安置,是城市管理者应有的责任担当。各地政府部门为救助流浪人员方面做过不少投入和努力,但受诸多条件限制以及个别流浪者自身原因,救助硬软件存在短板也是不争事实,街头流浪者仍然比较常见,这需要给予更多关怀、包容和更给力的安置,而不是想办法驱赶了之。

据称,相关街道、社区已于2017年8月将聚集于此的流浪人员疏导至一座无人居住的民房内,既然已经“妥善安置”何须担心流浪人员再度大量聚集,如此不惜代价设立“梅花桩”岂非多此一举?民生大于天,流浪汉的安置也是最现实的民生课题。水泥立锥、梅花桩貌似立竿见影,城市变得整洁、卫生、亮丽了,但让流浪者无处“流浪”显然不是现代城市文明正确的创建和表达方式。

范子军

■快评论

网络问诊可参考不可依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少患者喜欢通过手机社交APP,向认识的医生咨询病情,一些旨在搭建患者与医生之间沟通的APP也随之出现,并引来业界关注。(《工人日报》)

网络问诊有它的优势,但至少在目前阶段,还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球医问药,患者必须对此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才行。最好只将其当做一种参考,而不能将其视为自己到医院求医问药的替代品,那样可能会耽误自己正常的诊疗,不利于恢复身体健康。苑广阔

工伤认定应摒弃二日之限

某单位员工李强“脑死亡”后,妻子孙梅坚持抢救治疗,导致李强的法律认定死亡时间(“心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无法被认定为工伤。为此,孙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其丈夫作出的非工伤认定决定。(《法制日报》)

抢救48小时内死亡才算工伤,对这样的认定标准,不仅死者家属难以接受,公众也很难理解。究其原因,不同疾病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再加上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为病患争取了更多抢救时间,这个抢救时间会越来越长于“48小时”。如果死守这个时间标准,很有可能迫使家属因为工伤保险赔偿问题,而放弃抢救与治疗希望的情况,这显然不是法律的本义。祝建波

落实工作怎成落实办公室

龙船巷社区(化名)是西部某市主城区的“迎检社区”。当地干部解释说,这是专门用来迎接领导考察或检查的“明星社区”。因领导来的多,各部门的重点工作、创新工作很多都拿到这里落实。社区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在4年内竟被3家不同的区级部门前后装修3次,每次花费十几万元。但装修好、挂了牌子后,却基本闲置,工作效果就体现在各部门在最基层的社区落实了一间办公室。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半月谈》)

落实工作变成落实办公室、工作下沉变办公室下沉。为迎检而生,迎检之后便人走灯灭,像这样不间断地打造仅具政绩价值的“样板超市”,纯属劳民伤财。何勇海